学林

蒋性中与尚义桥

汤志波

尚义桥为蒋性中捐资修建，递经修缮，至今仍架于闵行区吴泾镇樱桃河上，被列为闵行区文物保护单位。由于史料缺乏，蒋性中生平行实一直语焉不详，而尚义桥的修建时间、修建缘由，亦说法不一。

蒋性中，字用和，号检庵，明代松江府上海县塘湾乡人，官至江西布政司右参议。尚义桥为蒋性中捐资修建，递经修缮，至今仍架于闵行区吴泾镇樱桃河上，被列为闵行区文物保护单位。由于史料缺乏，蒋性中生平行实一直语焉不详，而尚义桥的修建时间、修建缘由，亦说法不一。《(正德）松江府志》载："蒋性中……宣德丁未第进士，以疾告归。有司举故事，为立表于门。时罂窦湖病涉久，性中曰：'荣吾家，曷若以利吾乡乎？'即移所费为石梁于湖上，往来便之。"(卷三十二)官府想循先例立表表彰，但蒋性中更愿意便利民众，所以移其所费修桥。蒋是宣德二年(1427)进士，据此尚义桥当建于宣德年间。但何三畏《云间志略》则记载了另一版本的故事：

时因北狩，边饷责之，江南如燃眉之急。文襄(周忱)以吾松府县粮厅怠缓，怒而械之于堂。守令惶，俱不知所出，计非公(蒋性中)无能缓颊者，乃匆遽拥公至门。文襄延礼，公问械者为谁？曰："若辈征粮无状，故系之耳。"公瞿然引避曰："某乡里不能急趋王事，负罪良多，奈何逮府县衙官乎？"遂欲免冠肉袒谢。文襄立释系者，而从容请教于公。公曰："请以贮库无名钱，如额借挽去，而徐征补之，何如？"文襄竟从公议。有司敬公甚，谋为治第。材既具矣，而公不许。又谋为公建坊，公亦不许，曰："与其建坊以荣吾门，不若建桥以便吾里。"遂建石桥于莺窦湖之西，至今存焉。行者不苦病涉，人皆德公而思之。(卷七《蒋少参检庵公传》)

因为蒋性中为府县出谋划策，智释苛征，所以府县感激而为之治第建坊，蒋性中皆不允许，最后修筑了尚义桥。"北狩"指正统十四年(1449)六月，明英宗朱祁镇被宦官王振所怂恿，北征瓦剌，在土木堡被俘，史称"己巳之变"。九月朱祁镇之弟朱祁钰在北京登基，改元景泰。周忱(1381—1453)，字恂如，号双崖，谥号文襄。宣德五年(1430)起授工部右侍郎，奉命巡抚江南，总督税粮。若周忱因英宗"北狩"而江南督粮，则尚义桥最早修建于正统末景泰初，与《松江府志》所言宣德初相差近三十年。孰是孰非，一时因文献不足征而难以断定。

今上海图书馆将馆藏家谱陆续公诸网上，其中清道光间钞本《南汇蒋氏族谱》引起了笔者注意。是书为蒋性中后人所编，虽非完本且卷次混乱，但仍可勾勒出李清《明故朝列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参议晋阶中宪大夫蒋公墓碑》(以下简称《墓碑》)、张师绎《蒋参议公传》、蒋柱《蒋氏世传》、冯时可《参议公传》、何三畏《蒋少参检庵公传》等明人为蒋性中所作碑传，其生平行实大致清楚。蒋性中生于洪武二十九年(1396)正月初七，永乐十八年(1420)以《诗经》举乡荐第九名，宣德二年登马愉榜进士，三甲十五名。中进士后即以疾乞归，在家侍母十年。正统三年(1438)进为兵科给事中，次年迎母至京师，作"勤织堂"以奉养。正统十二年母殁，丁忧归乡三载。景泰元年(1450)由叶盛举荐升兵科左给事中，次年升江西右参议给事中，景泰三年致仕。晚年悠游林下，曾合高年有行谊者八人为"莺湖九老会"，卒于成化十八年(1482)十二月二十六日，享年八十七岁。

对于尚义桥的修建时间及缘由，《族谱》中所收传记虽亦互相抵牾，但细加考察，仍可厘清。其中除何三畏《蒋少参检庵公传》外，其余均云是蒋性中举进士后修建，如张师绎《蒋参议公传》："宣德丁未成进士，移疾予宁。有司修古事，公曰：'与表吾门，曷若利吾乡乎？民之病涉也久，夫其闵闵焉，与汨俱没也，吾心隐之。又不敢重烦官府，请缗钱为利济计。'即斥所镬金，建石梁，往来称便。"蒋性中七世孙蒋柱所编《世传》云："(蒋性中)登宣德丁未榜进士，有司遵故事，为立表于门。时邢窦湖病涉，公曰：'荣我家，孰若利我乡乎？'遂移坊帑，建石梁于湖，名曰'尚义'，往来便之。"故尚义桥建于宣德间更为可信。

蒋性中举进士后修筑尚义桥，本与周忱无关，二人是如何联系上的呢？李清《墓碑》载："已而乞假归省，适周文襄公忱巡抚江南，优礼朝士，而公杜门却扫，未尝以私干人。……有司援例为立绰楔于门，公以舍东有罂窦湖，民方病涉，乃曰：'荣吾家，孰若利我乡？'遂移其费，代石桥其上。人多名为'尚义'焉。"李清字希宪，上海人。景泰五年进士，自云："清生也晚，立下风而追余光有年。"可知蒋性中晚年曾与之交游。《墓碑》言及周忱巡抚江南时"优礼朝士"，蒋性中即是其中之一，其后又言修尚义桥之事，何三畏或是受此影响而产生误解。但《墓碑》中修筑尚义桥是蒋性中"乞假归省"——即官员回家探望父母期间，蒋性中父亲早亡，母亲在正统十二年去世，所以"归省"时间不可能是正统十四年之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墓碑》此后又记载蒋性中在京任职时助亡友安葬、在江西任参议时均赋税之事，可知其并非按时间线索叙事。

《墓碑》中仅言周忱巡抚江南时优礼蒋性中而已，并不言征粮之事。周忱征粮与尚义桥又是如何联系上的呢？张师绎《蒋参议公传》载：

周文襄忱之抚江南也，边输急，不办，械吴松督粮府县厅于堂。太守以下，皇惧不知所出。度文襄素严重公，非公莫能缓颊，拥公于门，以名通。文襄延之入。问："械者何人？"以征粮无状对。公瞿然欲引避："某乡里不能急王事，实开罪左右。奈何以子弟故波及上官。彼楚囚，我晏然衣冠耶？"固欲免冠肉袒。文襄立解之，且谢过。公曰："公为一方司命，比闻多毙无辜杖下，未之尽信也。今日见缚府县令如孤雏腐鼠，当君侯时，某何敢言。虽然，非所望于以德服人也。"文襄曰："中原不幸，天子困于腥膻。日需粮动若千万，忱妻子为质，为国家勤东南半壁赋给西北军兴，何敢坐视？"公曰："边隅多警，臣子枕戈，但此两人非能出诸囊橐，今计所亏粮几万石，而库贮无名金钱略称是。莫若移之输挽，徐责其征还。"计甚便而不费，文襄称善。于是府县德公者，谋为治第。材庀具，而公不许，终其身茅屋一座。

此事与何三畏所叙基本一致，但蒋性中不许治第后，并未移帑建桥，只是"终其身茅屋一座"。由此可见，何三畏《蒋少参检庵公传》是参考了李清《墓碑》与张师绎《蒋参议公传》而成，但因阅读不细，或故意发挥，将周忱征粮与尚义桥修建变成因果关系，把尚义桥修建时间推迟了近三十年。

蒋性中修筑尚义桥故事的演变，亦或与其交游周忱、弹劾王振的经历有关。蒋性中举进士后归家十年间，正是周忱巡抚江南之时，两人交游颇多。蒋性中出仕后，周忱还为其作《勤织堂》《乐耕堂》等诗(见《双崖诗集》卷四)。《蒋少参检庵公传》将《墓碑》中周忱"优礼朝士"一句，发挥成两个有趣的小故事："时周文襄公节钺至松，倾慕特甚。一日入乡谒公，当公躬耕时，手足胼胝，面目亦既黧黑矣。从人疑其为田中叟也，而问之曰：'蒋给事中在何所第？'应曰：'在前村。'语之迂道往，而公竟从近抵家，肃衣冠出迎。从人指公而笑曰：'此非田中叟耶？'"蒋性中在家躬耕劳作，与农无异，以至于周忱的随从将其误为农夫而问路。蒋性中为其指了一条远路，自己却从近路回家，整肃衣冠迎接。其二是是饮食节俭："公留文襄饭，设不过五品。有菜一碟，文襄食而甘之，问何菜，公曰：'此金花菜也。'比回郡，时食次欲索金花菜，吏辈漫无以应。问之公侍者，而知其为草头耳。"蒋性中以当地常见的野菜"草头"招待巡抚，怕其视为贱物而以别名"金花菜"诳之。以上二事，足见蒋性中勤劳简朴，亦知其有狡黠风趣的一面。草头今已是长三角春季常见菜品，《蒋少参检庵公传》或是草头最早的历史记载。

正统二年至十三年，蒋性中在北京兵部任职，此时主持政事的馆阁重臣杨荣、杨士奇、杨溥(史称"三杨")相继辞世，王振逐渐开始专权。《蒋参议公传》载："阉振怙权，一日，邀公至一门，门南向甚丽，公自东迤逦西行，见都御史陈镒、王文长跪，俯首北向。公稍步，徐微闻二人连诺。东趋，公问：'上在耶？'二人曰：'王太监也。'公直入，问何公务，乃索辽东地图耳。图故成祖朝所画，久藏兵科，图籍填委其上，检数日始得。因具疏劾振恃宠作威福，不报。"此事在王锜《寓圃杂记》、李默《孤树裒谈》、陈建《皇明通纪法传全录》、黄光升《昭代典则》、徐昌治《昭代芳摹》、徐学聚《国朝典汇》、严从简《殊域周咨录》、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等均有记载，作为王振专权跋扈之证据。"己巳之变"是明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，周忱、王振均是明史上的重要人物，蒋性中虽是进士出身，但官位不显，与周、王不可同日而语。上述传记中所载蒋性中与周忱、王振交往之具体细节，《墓碑》不载，恐多是野史稗言，以此来凸显传主的重要性。何三畏进一步将修筑尚义桥与重要历史人物、重大历史事件联系了起来，使故事更具有传奇色彩。

由此可知，蒋性中修建尚义桥应在是宣德间，即中进士不久后归乡侍母期间。官府循例为立表于门，或是为其中进士而表彰，是年松江府参加会试的人甚多，但只有蒋性中一人中进士；或因其至孝而表彰，因父亲早丧，蒋性中又是独子，故不忍远离，托疾乞归躬耕养母。何三畏所作《蒋少参检庵公传》对前人所作传记拼凑并加以小说家言，造成了对尚义桥修建时间及缘由的误解。明初蒋性中之父蒋荣，自浦南十六保徙浦北二十一保，定居于莺窦湖边，尚义桥即建于莺窦湖上，因此又名"莺窦湖桥"，莺窦湖，亦作邢窦河(相传旧有邢、窦二姓居此，故名)罂脰湖、罂窦湖、莺湖、莺脰湖、鹦窦河、莺脰河等名，据《(正德)松江府志》记载："莺窦湖，《续志》云已废。按顾彧志，在上海西南五十五里，周五里，……今已淤塞，讹为樱桃汇。"当即今天贯穿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的樱桃河。尚义桥在明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)由裔孙蒋光绅募修，清道光二十四年(1843)裔孙蒋椿重修，建国后又有修缮。附近的"尚义路"，亦是由尚义桥而得名。

(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)